

青淵文庫
第 第
架 號 冊

吳越春秋
一之三

書三

廿一

吳越春秋序

吳越古稱東南僻遠之邦然當其盛彊往往
抗衡上國黃池之會夫差欲尊天子自去其
僭號稱子以告令諸侯及越既有吳勾踐大
盟四國以共輔王室要其志皆歸於尊周其
知所天矣孔子作春秋雖小國猶錄而書之
而况以世言則禹稷之裔以地言則會稽具
區其川其浸周職方氏列爲九州之首皆足
以望天下故記可闕而不傳乎吳越春秋趙



吳暇齋
讀本記

曄所著隋唐經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卷殆非全書二志又云楊方撰吳越春秋削繁作唐志五卷皇甫遵撰吳越春秋傳十卷隋志缺傳此二書今人罕見獨曄書行於世曄傳在儒林中觀其所作乃不類漢文按邯鄲李氏圖書十志目亦謂楊方嘗刊削曄所爲書至皇甫遵遂合二家考正爲之傳註又按史記註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語而索隱以爲今無此語者他如文選註引季子見遺金事

吳地記載闔廬時夷亭事及水經註嘗載越事數條類皆援據吳越春秋今曄本咸無其文亦無所謂傳註豈楊方所已刊削而皇甫所未考正者耶曄書最先出東都時去古未甚遠曄又山陰人故綜述視他書所紀二國事爲詳取節焉可也其言上稽天時下測物變明微推遠僚若著蔡至於盛衰成敗之迹則彼已君臣反覆上下其論議種蠡諸大夫之謀迭用則霸子胥之諫一不聽則亡皆鑒

鑿然可以勸戒萬世。豈獨爲是邦二千年故
實哉。曄書越舊。嘗鋟梓。歲久不復存。汴梁劉
侯來治越。獎勵學校。蒐遺文。修墜典。乃輟義
田廩。羨財重刻于學。不鄙諛聞。屬以考訂。且
命序其左端。夫越人宜知越之故。則是舉也。
於所闕不爲無補。遂不得辭。厥旣刊正。疑訛
過不自量。復爲之音註。併考其與傳記同異
者。附見于下。而互存之。惜其間文義猶有滯
礙。不可訓知。不敢盡用臆見更定。又無皇甫

本可證。姑從其舊。以俟後之君子考焉。侯名
克昌。世大其字云。郡人前進士徐天祐受之。
序

序終

吳越春秋目錄

卷一

吳太伯傳

元本太伯傳作吳王太伯傳太伯三以天下讓宜王而不王者也吳之後君又未嘗追王之尊之曰王名不與實錄也今去王字以從其實

吳王壽夢傳

王僚使公子光傳

元本不曰吳王僚而曰王僚使公子光傳蓋謂使之伐楚耳光即闔閭既自有傳此云使公子光贊也今姑從其舊

卷二

闔閭內傳

卷三

夫差內傳

元本闔閭夫差傳皆曰內傳下卷無余勾踐傳皆曰外傳內吳而外越何也况又越人乎若以吳為內則太伯壽夢王僚三傳不曰內而闔閭夫差二傳獨曰內又何也今不敢輒去內外二字姑存之

卷四

越王無余外傳

句踐入臣外傳

元本越王句踐入臣獨無外傳字今補其闕姑從越諸傳亦作外傳云

卷五

句踐歸國外傳

句踐陰謀外傳

元本句踐入臣歸國伐吳諸傳皆書名獨陰謀傳書越王而不名不知何義今於陰謀傳去越王二字而書句踐從諸例也

卷六

句踐伐吳外傳

目錄終

吳越春秋

作吳越春秋吳太伯傳第一下放之

六字元

吳越春秋卷一

後漢 趙曄撰 武林錢敬臣閱

吳太伯傳第一

吳之前君太伯者

論語作泰伯

后稷之苗裔也后稷其母

台氏之女姜嫄

韓詩章句姜姓嫄字說文邵炎帝之後姜姓封邵國晉語曰黃帝以姬水

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是姜者炎帝之姓史記嫄作原台作邵邵國在京兆武功縣所

治釐城漢地理志作釐與邵同為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

大人跡而觀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

動意若為人所感後妊娠恐被淫泆之禍遂祭祀以

求謂無子履上帝之跡

詩生民篇所謂履帝武是也

天猶令有之

姜嫄怪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者折

折疑當易而作辟

避之

詩云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復棄于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

詩云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

復置于澤中冰上衆鳥以羽覆之

詩云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

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爲神收而養之

長因各棄爲兒時好種樹

樹亦種也

禾黍桑麻五穀相

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

陸地

水高下粢稷黍禾藁麥豆

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遂

遂疑當作逐

高而居

堯聘棄使教民由居隨地造區妍也窮營種之術三年

山濫

名

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棄爲農師封之台號爲后

稷姓姬氏后稷就國爲諸侯卒子不窋立

帝王世紀后稷納姁

氏生不窋括地志曰不窋故城在慶州弘化縣南三里

遭夏氏世衰失官奔戎

狄之間其孫公劉

周本紀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

公劉慈仁行

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

風俗民化其政公劉卒子慶節立其後八世而得古

公亶甫

慶節子皇僕皇僕子老弗老弗子毀隃世本

隃作榆毀隃子公非公非子高圉高圉子亞圉世本作亞圉雲都皇甫謐曰雲都亞圉字亞圉子

公叔祖類公叔祖類子古公亶甫毛詩史記甫皆作父甫父通自慶節至是爲八世脩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義爲狄人

所慕薰鬻戎姁而伐之

薰鬻孟子作薰鬻史記作薰育漢匈奴傳作葷粥音同

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以皮幣金玉重

寶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

曰君子不以養害害所養

孟子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

國所

以亡也而為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

梁山而處岐周

徐廣曰新平漆縣東北有幽亭杜預云幽在新平漆縣東北索隱曰幽即邠也又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

顏師古曰梁山在夏陽岐山在美陽即今岐州岐山

縣箭括嶺也

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

攜幼揭釜甑而歸古公居二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

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

雍雍一名吳仲

史記作虞仲

少曰季歷

太姜生少子季歷即王季也

季

歷娶妻太任氏

音泰王詩大明篇摯仲氏任毛氏箋摯國任姓仲中女也史記作太任列

女傳太任摯任氏之中女

生子昌昌有聖瑞

尚書緯帝命驗曰季秋之月甲子赤爵嚙

丹書入于齔止于昌戶其書云云此蓋聖瑞丹書文多不載

古公知昌聖欲傳國

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太伯

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

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

南岳

遂之荆蠻斷髮文身

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

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爲勾吳

漢地理志太伯奔荆蠻號曰勾

吳顏師古註夷俗語發聲猶越爲于越也

吳人或問何像

像疑當作據

而爲勾

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

仲也故自號勾吳非其方乎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

千有餘家共立以爲勾吳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

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荆蠻故太伯起

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

吳太伯所都謂之吳城在梅里平墟今無錫縣境

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

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

以天下讓於是季歷蒞政修先王之業守仁義之道

季歷卒子昌立號曰西伯

按孔叢子羊容問子思曰周自后稷封爲王者之後

至太王王季文王此爲諸侯奚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

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爲伯猶召公分陝謂之召伯也

遵公劉古

公之術業於養老子歸之西伯致太平伯夷自海

濱而往西伯卒太子發立

發武王名

任周召

周公旦召公奭

而伐

殷天下已安乃稱王追諡古公爲太王追封太伯於

吳太伯祖卒葬於梅里平墟

卽太伯故城之地劉昭云無錫縣東皇山有太

伯冢去墓十里有舊宅其井猶存皇覽云太伯墓在吳縣北梅里聚二說不同此云平墟當以劉說爲正

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簡子叔達達子周章章子熊熊子遂遂子柯相相子疆鳩夷夷子餘喬疑吾吾子柯廬廬子周繇繇子屈羽羽子夷吾吾子禽處處子專專子頗高高子句畢立史記世家熊子遂作熊遂喬作橋廬作盧專作轉譙周古史考作柯轉畢作畢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虞公以開晉之伐號氏畢子去齊齊子壽夢立史記正義同而吳益彊稱王凡從太伯至壽夢之世與中國時通朝會而國斯霸焉

吳越春秋吳太伯傳第一

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第二

壽夢元年

史記索隱曰自壽夢已下始有其年

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

魯成公會於鍾離

鍾離之會吳始與中國接事見春秋魯成公十五年以史記年表考

之是為壽夢十五年此以為元年何也鍾離古塗山氏之國漢置鍾離縣屬九江今屬濠州

深問

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

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

哉因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

子靈也

適吳以為行人教

吳射御導之伐楚

見左傳成公七年按巫臣怨楚子反而奔晉自晉請使吳教吳用兵

叛楚使其子孤庸為吳行人非巫臣為行人也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

楚莊王

怒使子反將去聲敗吳師二國從斯結讐於是吳始通

中國而與諸侯為敵蠻夷屬楚者吳盡取之始大通吳於上國

五年伐楚敗子反

十六年楚恭左傳作共王怨吳為巫臣伐之也乃舉兵伐

吳至衡山而還見左傳襄公三年楚克鳩茲至于衡山杜預曰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楚

歸三日吳人伐楚取駕此不書

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孤庸為相任以國政二十五

年壽夢病將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祭側界切

次曰餘昧昧莫葛切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

讓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

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

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

今欲授國於札臣誠耕於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於

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荆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

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于季札諸

樊曰敢不如命壽夢卒見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左傳書壽夢卒杜

預曰壽夢諸樊以適正出也長攝行事當國政

吳王諸樊元年史記年表吳諸樊元年為魯襄公十三年諸樊在位十三年卒是為襄公

孤

二十五年此書止載元年事餘皆不書

已除喪讓季札曰昔前王未薨

之時嘗晨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於季札又復三

朝悲吟而命我曰吾知公子札之賢欲廢長立少重

發言於口雖然我心已許之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計

以國付我我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國也吾願達

前王之義季札謝曰夫適嫡長當國非前王之私乃

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樊曰苟可施於國何先

王之命有句太王改爲季歷二伯來入荆蠻遂城爲

國周道就成前人誦之不絕於口而子之所習也札

復謝曰昔曹公卒

宣公

庶存適二

嫡亡者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成

公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

公子欣時也與負芻皆宣公庶

子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

曹之道

見左傳魯成公十五年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遂逃奔宋明年又自宋盡致其邑與

卿而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吾誠避之吳人固立

季札季札不受而耕於野吳人舍

上聲

之諸樊驕恣輕

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

乃封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

延陵季札之采邑也漢改延陵爲毘

陵縣晉爲毘陵郡又爲晉陵郡今常州也

因捨復得王舟而還

捨字不通疑當作捨蓋捨其不備取之以歸

光欲謀

殺王僚未有所與合議陰求賢乃命善相者爲吳市吏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吳

見左傳昭公二十年

伍子胥者

楚人也名員

音云

員父奢兄尚其前名曰伍舉

前名當作前人

舉卽奢之父員之祖

以直諫事楚莊王王卽位三年不聽國政

沉湎於酒淫於聲色左手擁秦姬右手抱越女身坐

鐘鼓之間而令曰有敢諫者死於是伍舉進諫曰有

一大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飛亦不鳴此何鳥也於

是莊王曰此鳥不飛飛則冲天不鳴鳴則驚人伍舉

曰不飛不鳴將爲射者所圖絃矢卒

音猝忽遽貌倉卒也

發豈

得冲天而驚人乎於是莊王棄其秦姬越女罷鐘鼓

之樂用孫叔敖任以國政

史記曰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

遂霸天

下威伏諸侯莊王卒靈王立建章華之臺

杜預曰南郡華容縣

有臺在城內

與登焉王曰臺美伍舉曰臣聞國君服寵以

爲美安民以爲樂克聽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以

土木之崇高蟲鏤之刻畫金石之清音絲竹之淒唳

以之爲美前莊王爲抱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

稷氣也

訕

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用不煩官府

民不敗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此臺七年國人怨

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諸侯忿怨卿士訕

謗豈前王之所盛人君之美者耶臣誠愚不知所謂

也靈王即除工去飾不遊於臺由是伍氏三世為楚

忠臣楚平王有太子名建平王以伍奢為太子太傅

費無忌左傳作無極史記亦作無忌為少傅平王使無忌為太子

娶於秦秦女美容無忌報平王曰秦女天下無雙王

可自取王遂納秦女為夫人而幸愛之生子珍而更

為太子娶齊女無忌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深念平王

一旦卒而太子立當害已也乃復讒太子建建母蔡

氏無寵乃使太子守城父服虔曰成父楚北境邑杜預曰襄城城父縣備

邊兵頃之無忌日夜言太子之短曰太子以秦女之

故不能無怨望之心願王自備太子居城父將兵外

交諸侯將入為亂平王乃召伍奢而按問之奢知無

忌之讒因諫之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而疎骨肉

乎無忌承宴復言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擒

平王大怒因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

奮揚使人前告太子急去不然將誅三月太子奔宋
無忌復言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
可以其父爲質而召之王使使謂奢曰能致二子則
生不然則死伍奢曰臣有二子長曰尚少曰胥尚爲
人慈溫仁信若聞臣召輒來胥爲人少好於文長習
於武文治邦國武定天下執綱守戾蒙垢受耻雖冤
不爭能成大事此前知之士安可致耶平王謂伍奢
之譽二子卽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許召子尚
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平王

內慙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恥反遇奢爲國相封二
子爲侯尚賜鴻都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餘里
奢久囚繫憂思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尚曰父繫
三年中心切怛食不甘味嘗苦飢渴晝夜感恩憂父
不活惟父獲免何敢貪印綬哉使者曰父囚三年王
今幸赦無以賞賜封二子爲侯一言當至何所陳哉
尚乃入報子胥曰父幸免死二子爲侯使者在門兼
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曰尚且安坐爲兄卦之今日
甲子時加於巳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

其子今往方死何侯之有尚曰豈貪於侯思見父耳
一面而別雖死而生子胥曰尚且無往父當我活楚
畏我勇勢不敢殺兄若誤往必死不脫尚曰父子之
愛恩往中出微律相見以自濟達於是子胥歎曰與
父俱誅何明於世冤讐不除耻辱日大尚從是往我
從是決決當作訣別也尚泣曰吾之生也爲世所笑終老地
上而亦何之不能報讐畢爲廢物汝懷文武勇於策
謀父兄之讐汝可復也吾如得返是天祐之其遂沉
埋亦吾所喜胥曰尚且行矣吾去不顧勿使臨難雖

仇

悔何追旋泣辭行與使俱往楚得子尚執而囚之復

遣追捕子胥胥乃貫

烏還切

弓執矢去楚楚追之見其

妻曰胥亡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乃張

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胥曰報汝平王

平字

當去王在安得先稱其諡不則當作君王下文平王則后人追書也

欲國不滅釋吾父

兄若不爾者楚爲墟矣使返報平王王聞之卽發大

軍追子胥至江失其所在不獲而返子胥行至大江

仰天行哭林澤之中言楚王無道殺吾父兄願吾因

於諸侯以報讐矣聞太子建在宋胥欲往之伍奢初

聞子胥之亡曰楚之君臣且苦兵矣尚至楚就父俱戮於市伍員奔宋道遇申包胥謂曰楚王殺吾父兄爲之奈何申包胥曰於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爲不忠教子不報則爲無親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子胥曰吾聞父母之讐不與戴天履地兄弟之讐不與同域接壤朋友之讐不與隣鄉共里今吾將復楚辜以雪父兄之耻申包胥曰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宋元公無信於國國人惡之大夫華氏謀殺元公國人與華氏因作大亂華氏華亥華定

也見左傳昭公二十年

子胥乃與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禮之

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旣在鄭鄭信太子矣太子能爲內應而滅鄭卽以鄭封太子太子還鄭事未成會欲私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上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沂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

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
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卽止蘆之漪漁父又
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事寢
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潯
潯當作尋四尺之津子胥旣渡漁父乃視之有其飢
日仍倍仍日尋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爲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
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
盎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
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

吾見子有飢色爲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
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
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直
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今得伍胥者賜
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
子胥曰子急去勿畱且爲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
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
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爲子爲蘆中人吾爲漁
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旣去誠漁父曰掩子

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今建康屬邑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

筥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賤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筥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

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

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

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子胥之

吳乃被髮狎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罔有識

者翌日

翌明也明日

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

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乃白吳王僚具

陳其狀王宜召之王僚曰與之俱入公子光聞之私

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且智彼必

復父之讐來入於吳陰欲養之市吏於是與子胥俱

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入語，遂有勇壯之氣，稍道其讐，而有切切之色。王僚知之，欲為興師復讐。公子謀殺王僚，恐子胥前親於王而害其謀，因讒伍胥之諫。諫當作謀伐楚者，非為吳也，但欲自復私讐耳。王無用之。子胥知公子光欲害王僚，乃曰：「彼光有內志，未可說。」音稅以外事入見。王僚曰：「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興師，用兵於此國。」王僚曰：「何以言之？」子胥曰：「諸侯專為政，非以意救急。後興

師，今大王踐國制威，為匹夫興兵，其義非也。臣固不

敢如王之命。」吳王乃止。子胥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

公子光欲以自媚，乃得勇士專諸。

左傳作專諸者，堂

左傳作專諸者，堂

邑。

吳地漢地理志為臨淮郡堂邑縣

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

於途，專諸方與人鬪，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

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

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

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

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確顙而深目，虎膺而熊

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為用遭公子
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光既得專諸而禮待之
公子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也專諸曰前王餘
昧立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
君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名遏史記索隱曰遏
是其名諸樊是其號則
光之父也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春秋作夷末次曰季札
之賢也將卒傳付適長以及季札念季札為使去亡聲
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
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吾力弱無助於掌

事之間非用有力徒能安吾志吾雖代立季子東還
不吾廢也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
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劔士以
捐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覩退
讓吾故求同憂之士欲與之并力惟夫子詮擇言斯義
也專諸曰君言甚露乎於公子何意也光曰不也此
社稷之言也小人不能奉行惟委命矣專諸曰願公
子命之公子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
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

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

八年僚遣公子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於

鄭鄭君送建母珠玉簪珥欲以解殺建之過

左傳昭公二十

三年楚太子建故母在郢吳太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杜預解諸樊吳王僚之太子按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於巢卒杜預解遏諸樊也傳亦書吳子諸樊卒諸樊之死於是三十年矣此書云僚遣公子當是公子光非光之父諸樊也諸樊於僚為世父亦不得云王僚太子也豈傳與杜解俱誤耶九年吳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吳遂滅巢及鍾離而還世家所記吳所以相攻者初楚之邊邑

與此合巢今無為巢縣

脾梁

史記作卑梁

之女與吳邊邑處女蠶爭界上之桑

史記

曰小童爭桑伍子胥傳兩女子爭桑

二家初攻吳國不勝遂更相伐滅

吳之邊邑吳怒故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索隱曰按年表及左傳合

在僚十一年此書作十二年又以秋為冬皆誤

伍子胥謂白公勝

即太子建之子其後

惠王召勝歸楚使居邊邑服虔曰白楚邑名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勝奔吳事見前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然楚國在吾何憂矣白公

默然不對伍子胥坐泣於室

十三年

索隱曰據表及左氏僚止合有十二年事今史記世家乃書云十二年此書似承世家之

誤春吳欲因楚葬而伐之

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世家同喪作器字此書

葬字恐是喪字之誤

使公子蓋餘燭傭

左傳蓋作掩傭作庸皆王僚母弟

以兵

圍楚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心動伍胥知光之見機也乃說光曰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未知吉凶專諸之事於斯急矣時不再來不可失也於是公子見專諸曰今二弟伐楚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求何獲時不可失且光真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母老子弱弟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內無骨鯁之臣是無

如我何也四月公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

左傳作堀室史記作

窟室

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曰公子光爲我具酒來

請期無變悉乎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

可不慎王僚乃被棠隹之甲三重使兵衛陳於道自

宮門至於光家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坐

立侍皆操長戟交軼酒酣公子光佯爲足疾入窟室

裹足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

諸乃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軼倚專諸胸

戟有枝兵也周

禮戟長丈六尺增韻雙枝爲戟單枝爲戈軼說文車輪小穿周禮大馭祭兩軼註軼謂兩轡詩詁曰車軸

穀

之端貫穀者為榘穀末之小穿容轉者為軼此言
 立戰交軼謂戰之立如軼之交倚專諸之胸也
 斷臆開七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
 右共殺專諸衆士擾動公子光伏其甲士以攻僚衆
 盡滅之遂自立是為吳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拜
 為客卿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讓季札曰苟前君
 無廢社稷以奉君也吾誰怨乎哀死待生以俟天命
 非我所亂立者從之是前人之遺命哭僚墓復位而
 待公子蓋餘燭傭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
 殺王僚自立乃以兵降楚楚封之於舒按左傳掩餘奔徐燭庸奔

與使

鍾吾吳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
 此言以兵降楚吳傳不合史記亦云奔楚世家與伍
 子胥傳皆云降楚舒春秋時舒國為楚
 所滅漢屬廬江郡今廬州有舒城縣

吳越春秋卷一終
 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吳越春秋卷二

闔閭內傳第四

闔閭

左傳作闔廬
史世家同

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惠以仁

義聞於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不就諸侯不信
乃舉伍子胥爲行人以客禮事之而與謀國政闔閭
謂子胥曰寡人欲疆國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膝進
膝行而進出莊子垂淚頓首曰臣楚國之亡虜也父兄棄捐
骸骨不葬魂不血食蒙罪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不
加戮何敢與政事焉闔閭曰非夫子寡人不免於繫

彊

禦之使今幸奉一言之教乃至於斯何爲中道生進
退耶子胥曰臣聞謀議之臣何足處於危亡之地然
憂除事定必不爲君主所親闔閭曰不然寡人非子
無所盡議何得讓乎吾國僻遠顧在東南之地險阻
潤濕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倉庫不設
田疇不墾爲之奈何子胥良久對曰臣聞治國之道
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闔閭曰安君治民其術奈何子
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從近制遠者必先立
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

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隣
國者乎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子胥乃使
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
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
陵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立閭門者以象
天門通閭闔風也史記律書閭闔風居西方閭者倡也闔者藏也立蛇門者
以象地戶也已爲地戶闔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閭

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欲東并大越越在東
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

門上反羽爲兩鯢，饒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城郭以成倉庫，以具闔閭。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傭習術戰，騎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于將鑄作名劍二枚。于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爲劍。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爲二枚。一曰于將，二曰莫耶。莫耶，于將之妻也。于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于將不知其由，莫耶

曰：子以善爲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于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于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卽山作冶，麻經蓺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于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刀濡，遂以成劍。陽曰：于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于將匿其

鐸

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鐸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既寶莫耶復命於國中作金鈎令曰能爲善鈎者賞之百金吳作鈎者甚衆而有之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豐通作今遂成二鈎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爲鈎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鈎乎作鈎者曰吾之作

鈎也貪而殺二子豐成二鈎王乃舉衆鈎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鈎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鈎師向鈎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鈎俱飛著父之胸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六月欲用兵會楚之白喜史記作伯來奔吳王問子胥曰白喜何如人也子胥曰白喜者楚白左傳史記州犁之孫平王誅州犁喜因出奔聞臣在吳而來也闔閭曰州犁何罪子胥曰白州犁楚之左尹號曰郢宛郢當

作郤誅此書似以伯州犂郤宛爲一人按左傳昭公元年楚公子圍殺太宰伯州犂于邲春秋昭公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郤宛自是二人又按徐廣曰州犂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郤吳世家曰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奔吳此云伯州犂號郤宛非也

事平王平王幸之

常與盡日而語襲朝

陟遙切且也

而食費無忌望而妬之

因謂平王曰王愛幸宛一國所知何不爲酒一至宛家以示羣臣於宛之厚平王曰善乃具酒於郤宛之舍無忌教宛曰平王甚毅猛而好兵子必故陳兵堂下門庭宛信其言因而爲之及平王往而大驚曰宛何等也無忌曰殆且有篡殺之憂王急去之事未可

知平王大怒遂殺郤宛諸侯聞之莫不歎息喜聞臣在吳故來請見之闔閭見白喜而問曰寡人國僻遠東濱海側聞子前人爲楚荆之暴怒費無忌之讒口不遠吾國而來於斯將何以教寡人喜曰楚國之失虜前人無罪橫被暴誅臣聞大王收伍子胥之窮厄不遠千里故來歸命惟大王賜其死闔閭傷之以爲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瀕下之水因復

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鷺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之言外也豈有內意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見也被離曰吾觀喜之爲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王

二年吳王前旣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隣國恐合諸侯來伐問子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寡人厚矣今聞公子慶忌有計於諸侯吾食不甘味臥不安席以付於子子胥曰臣不忠無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

乃天乎

中今復欲討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闔閭曰昔武王討紂而後殺武庚周人無怨色今若斯議何及夫子子胥曰臣事君王將遂吳統又何懼焉臣之所厚其人者細人也願從於謀吳王曰吾之憂也其敵有萬人之力豈細人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有萬人之力也王曰其爲何誰子以言之子胥曰姓要平聲名離臣昔嘗見曾折辱壯士椒丘訢也王曰辱之奈何子胥曰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爲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卽出

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訢大怒袒褐持劔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訢恃其與水水字下當有神字戰之勇也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陵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力也時要離乃挫折曰吾聞勇士之鬪也與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鬪於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

勇士所耻不即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微色於我哉

於是椒丘訢卒於

卒音猝於字疑當作被

詰責恨怒並發瞋即

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鬪至舍誠其妻曰我辱壯士

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

蔚當作覬

悲瞋必來也慎無

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

入其室不守放髮僵臥無所懼訢乃手劔而猝要離

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

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臥不守

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

覘

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
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
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劒手挫摔吾頭乃敢
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
是椒丘訢投劒而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皆占者疑
當作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臣聞要離若斯
誠以聞矣吳王曰願承宴而待焉子胥乃見要離曰
吳王聞子高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
何爲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

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
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離卽進曰大王患慶忌
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
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
吾昔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聞接矢不可中今
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慶
忌明智之人歸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
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
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

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見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與與當作於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擗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

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誠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其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三年吳將欲伐楚未行伍子胥白喜相謂曰吾等爲王養士畫其策謀有利於國而王故伐楚出其令託而無興師之意奈何有頃吳王問子胥白喜曰寡人欲出兵於二子何如子胥白喜對曰臣願用命吳王內計二子皆怨楚深恐以兵往破滅而已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歎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爲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鑒辯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

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

豎尹切兵器所以蔽身

而立告以

軍法隨鼓進退左右廻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三鼓操進三鼓爲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抱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

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鈇斧也鑕鐵槓孫子曰

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

卒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

隊長二人卽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

二愛姬馳使去聲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

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

命爲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搗鼓

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

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

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

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

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

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爲兵者

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戈以

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

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

軍集而攻楚孫子爲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蓋餘

燭傭謀欲入郢楚都楚文王始自丹陽徙都郢卽江陵之紀南城也孫武曰民

勞未可恃也。楚聞吳使孫子伍子胥白喜爲將，楚國苦之。羣臣皆怨，咸言費無忌讒殺伍奢、白州犁，而吳侵境不絕於寇。楚國羣臣有一朝之患，於是司馬成乃謂子常曰：「太傅伍奢、左尹白州犁，邦人莫知其罪，君與王謀誅之，流謗於國。至于今日，其言不絕，誠惑之。蓋聞仁者殺人，以掩謗者，猶弗爲也。今子殺人以興謗於國，不亦異乎？夫費無忌，楚之讒口，民莫知其過。今無辜殺三賢士，伍奢、伯州犁與郤宛而三以結怨於吳，內傷忠臣之心，外爲隣國所笑。且郤郤伍之家，出奔於吳。

吳新有伍員、白喜，秉威銳志，結讐於楚，故彊敵之兵日駭。楚國有事，子卽危矣。夫智者除讒以自安，愚者受佞以自亡。今子受讒國以危矣。子常曰：「是曩之罪也，敢不圖之。」九月，子常與昭王共誅費無忌，遂滅其族。國人乃謗止。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忘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閭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爲椁，題湊爲中。題湊，棺木內向也。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

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湖子越絕湖皆作胡而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湖子曰臣聞

越王元常

左傳史記俱作允常

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

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

赤金

曰赤堇之山已令

令字當作令

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

若耶溪在會稽縣南二十五里溪傍卽去一山一名鑄浦山歐冶子鑄劍之所戰國策曰涓若耶而取銅破堇山而取錫張景陽七命曰邪溪之鉞赤山之精皆謂此也羣臣上天歐冶死矣

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況有市之

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爲

寶闔閭聞楚得湛盧之劍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

白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爲將吾

卽侍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卽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

退子期吳拔六與潛二邑

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始用子

得

胥之謀是爲闔廬四年子胥傳亦合今此書以爲三

年何也六古國阜陶之後所封今安豐六安縣是其

地潛在六西南今屬安慶有潛山潛水史記潛作濇

五年吳王以越不從伐楚南伐越越王元常曰吳不

信前日之盟棄貢賜之國而滅其交親闔閭不然其

言遂伐破槁里

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是爲闔廬五年杜預解自此

之前雖強事小爭未嘗用大兵槁里左傳史記俱作槁李槁音醉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槁李城

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

按左傳楚公子貞字千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當言

公孫不得

伐吳報潛六之役吳使伍胥孫武擊之圍

於豫章

豫章地名也在江夏之間杜預曰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孔穎達曰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名

子

在江南此則在北者上地之名按宋武帝討劉毅遣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乃知春秋之豫章非今隆興郡名之豫章也吳王曰吾欲乘危入楚都而破

其郢不得入郢二子何功於是圍楚師於豫章大破

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守巢大夫

以歸爲質

見左傳定公二

年索隱曰當爲闔廬七年史年表世家皆書之六年此書似亦因以爲據

九年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今果何

如二將曰夫戰借勝以成其威非常勝之道吳王曰

何謂也二將曰楚之爲兵天下彊敵也今臣與之爭

鋒十二一存而王入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吳王曰吾

欲復擊楚奈何而有功伍胥孫武曰囊瓦者貪而多

過於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伐得唐蔡何怨二將曰

昔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二枚善珮二枚各以一枚

獻之昭王王服之以臨朝昭公自服一枚子常欲之

昭公不與子常三年留之不使歸國唐成公朝楚有

二文馬

一馬名蕭爽駿馬也爽音霜亦曰驕驕

子常欲之公不與亦三

年止之唐成

成當作人

相與謀從成公從者請馬以贖成

公飲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子常常乃遣成公歸國

羣臣誹謗曰君以一馬之故三年自囚願賞竊馬之

功於是成公常思報楚君臣未嘗絕口蔡人聞之固

請獻表珮於子常蔡侯得歸如晉告訴於子元與太

子質

左傳云以其子元與大夫之子爲質者是

而請伐楚故曰得唐蔡而

可伐楚吳王於是使使謂唐蔡曰楚爲無道虐殺忠

良侵食諸侯困辱二君寡人欲舉兵伐楚願二君有

謀唐侯

左傳作秦侯

使其子乾爲質於吳三國合謀伐楚

舍兵

兵當作舟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

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

水爲陣

漢水源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夏陽安縣入江今漢陽古江夏也

子常遂濟

漢而陣自小別山至於大別山

杜預曰二別在江夏界元和郡縣志小別

山在漢陽縣禹貢至于大別今漢陽縣北有大別山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

三不利自知

不可進欲奔亡史皇曰今子常無故與王共殺忠臣

三人天禍來下王之所致子常不應十月楚二師陣

於柏舉

柏舉楚地

闔閭之弟夫槩晨起請於闔閭曰子常

不仁貪而少恩其臣下莫有死志追之必破矣闔閭

不許夫槩曰所謂臣行其志不待命者其謂此也遂

以其部五千人擊子常大敗走奔鄭楚師大亂吳師

乘之遂破楚衆楚人未濟漢會楚人食吳因奔而擊

破之雍澨

左傳作雍澨

五戰徑至於郢王追

追當作追

於吳寇

出固將亡與妹季芊

綿婢切楚姓平王女也

出河淮

河水出崑崙

同杜預曰睢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也按水經睢水出梁郡鄆縣鄆道元註睢水出陳畱縣西蕩渠三說各不同

去吳師遂入郢求昭王王涉淮濟江入于雲中

楚有雲夢

澤左傳載令尹子文之生却夫人棄諸夢中言夢而不及雲今此雲中言雲而不及夢是二澤明矣漢陽圖經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

暮宿羣盜攻之以戈擊王頭大夫尹固

左傳作王孫由子

隱王以背受之中肩王懼奔郢

音云江陵有郢城楚昭王時鄖公所築今松滋也

大夫鍾建負季芊以從鄖公幸得昭王大喜欲還之其弟懷怒曰昭王是我讐也欲殺

之謂其兄辛曰昔平王殺我父吾殺其子不亦可乎

辛曰君討其臣敢讐之者夫乘人之禍非仁也滅宗

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智也懷怒不解辛陰與其

季弟巢以王奔隨吳兵逐之謂隨君曰周之子孫在

漢水上者楚滅之謂天報其禍加罰於楚君何寶之

寶當作保周室何罪而隱其賊能出昭王即重惠也隨君

卜昭王與吳王不吉乃辭吳王曰今隨之僻小密近

於楚楚實存我有盟至今未改若今有難去聲而棄之

今且安靜楚敢不聽命吳師多其辭乃退是時大夫

子期雖與昭王俱亡，陰與吳師爲市，欲出昭王。王聞之，得免，卽割子期心以與隨君，盟而去。吳王入郢，止畱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卽令闔閭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大懼。按太子建之死，乃定公時吳師人郢，則獻公時此亦云定公誤。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

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

音饒小楫

而行歌道

中卽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扣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爲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懼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求昭王所在。日急，申包胥亡在山中，聞之，乃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子故平

王之臣北面事之今於僂屍之辱豈道之極乎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日暮路遠倒行而逆施之於道也申包胥知不可乃之於秦求救楚晝馳夜趨足踵

蹠

踵足後蹠之石切足下也

劈裂裳裋膝鶴倚哭於秦庭七日七

夜口不絕聲秦栢公

按申包胥求救乃秦哀公時此云栢公誤

素沉湎不

恤國事申包胥哭已歌曰吳爲無道封

大

豕長蛇以

食上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澤使來告

急如此七日栢公

栢當作哀

大驚楚有賢臣如是吳猶欲

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爲賦無衣之詩

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讐包胥曰

臣聞戾德

左傳國語皆作人德

無厭王不憂隣國壘場之患逮

吳之未定王其取分

扶問切

焉若楚遂亡於秦何利則

亦亡君之土也願王以神靈存之世以事王秦伯使

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且就館將圖而告包胥曰寡

君今在草野未獲所伏臣何敢卽安復立於庭倚牆

而哭日夜不絕聲水不入口秦伯爲之垂涕卽出師

而送之

十年秦師未出越王元常恨闔閭破之檣里與兵伐

吳吳在楚越盜掩襲之左傳定公五年越入吳吳在楚也六月申包

胥以秦師至秦使公子子蒲子虎率車五百乘救楚

擊吳二子曰吾未知吳道使楚師前與吳戰而即會

之大敗夫槩即會之左傳作自稷會之稷楚地也史記亦云敗吳於稷七月楚司

馬子成秦公子子蒲與吳王相守私以間兵伐唐滅

之唐從吳子胥久留楚求昭王不去夫槩師敗却退伐楚故

九月潛歸自立為吳王闔閭聞之乃釋楚師欲殺夫

槩奔楚昭王封夫槩於棠溪左傳史記棠俱作司馬彪曰汝南有堂谿亭

應劭曰堂谿本房子國闔閭遂歸子胥孫武白喜畱與楚師於

淮涖秦師又敗吳師楚子期將焚吳軍子西曰吾國

父兄身戰暴骨草野焉不收又焚之其可乎子期曰

亡國失衆存沒所在又何殺生以愛死死如有知必

將乘煙起而助我如其無知何惜草中之骨而亡吳

國遂焚而戰吳師大敗子胥等相謂曰彼楚雖敗我

餘兵未有所損我者孫武曰吾以吳干戈西破楚逐

昭王而屠荆平王墓割戮其屍亦已足矣子胥曰自

霸王已來未有人臣報讐加此者也行去矣吳軍去

後昭王反國徐天佑曰楚何其多亡臣也析公雍子子靈資皇奔晉迭為謀主楚是以有繞

角靡角巢郢陵之敗伍舉之奔鄭也將遂奔晉賴聲
 子有言蓋其爵祿而及子子孫復仕於楚由是世為
 忠臣其後伍奢伍尚卒困讒口無罪而父子就戮此
 子胥之出亡所以報楚之怨讐其舊君而其心焉是
 舉也隨與鄭亦與有憂而唐卒受禍微申包胥以秦
 師至楚何以能國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是之
 謂歟聽言者樂師扈子非荆王信讒佞殺伍奢白州
 可以監矣

犁而寇不絕於境至乃掘平王墓戮屍奸喜以辱楚

君臣又傷昭王困迫幾為天下大鄙然已愧矣乃援

琴為楚作窮劫劫疑當作劍之曲以暢暢當作傷君之迫厄之

暢達之暢達當作而暢達之也其詞曰王耶王耶何乖烈烈疑當作

劣不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

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忉怛垂涕舉兵

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留兵縱

騎虜荆闕楚荆骸骨遭發掘鞭辱腐屍耻難雪幾危

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悵音戾

懔悵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為讒口

悲貌能謗褻昭王垂涕深知琴曲之情扈子遂不復鼓矣

子胥等過溧陽瀕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饑於此

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

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

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姬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泄自投於瀕水今聞伍君求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姬遂取金而歸子胥歸吳吳王聞三師將至治魚爲鱠將到之日過時不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鱠而食不知其臭王復重爲之其味如故吳人作鱠者自闔閭之造也諸將旣從還楚因更名闔閭曰破楚門復謀伐齊齊侯使女爲質於吳吳王因爲太

子波聘齊女

齊景公女孟子所謂涕出而女於吳卽此也

女少思齊日夜

號泣因乃爲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望齊門令女往

遊其二女思不止病日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令死者

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巔

寰宇記常熟虞山有齊女塚

以望齊國

闔閭傷之正如其言乃葬虞山之巔是時太子亦病

而死闔閭謀擇諸公子可立者未有定計波太子

詳下

文則夫差爲太子波之子此太子下當又有子字

夫差日夜告於伍胥曰王

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此計在君耳伍子胥曰太

子未有定我入則決矣闔閭有頃召子胥謀立太子

子胥曰臣聞紀廢於絕後興於有嗣今太子不祿早

失侍御今王欲也太子者莫大乎波秦秦字疑衍之子夫

差闔閭曰夫夫下當有差字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於吳國

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端於守節敦於禮義父死子

代經之明文闔閭曰寡人從子立夫差為太子使太

子屯兵守楚畱止自治宮室立射臺於安里華池在

平昌南城宮在長樂越絕曰射臺二一在華池昌里一在安陽里南宮在長樂里按

華池南城宮舊傳皆在長洲縣境闔閭出入游臥秋冬治於城中春

夏治於城外治姑蘇之臺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有姑蘇山亦名姑胥旦食

鮑山越絕作晝游蘇臺射於鷗陂馳於游臺興樂石

城在吳縣東北吳之絮宮越王獻西子於月走犬長洲有走狗塘田獵之地也斯且

闔閭之霸時於是太子定因伐楚破師拔番音婆秦為鄱陽

縣屬九江郡今饒州也徐天祐曰吳楚世為仇敵吳

自伐巢以至取番大小二十餘戰楚子重子反三歲

七奔命而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則之臣伍員伯

嚭為之也其間釐虺棘櫟麻五邑之役與庸浦皐舟

戰此書皆畧而不載云楚懼吳兵復往乃去郢徙于

為若為若字誤當作都按左傳定公六年吳太子終累敗楚舟師楚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陽於是

乎遷郢於都史世家闔廬十一年吳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十一年即定公六年杜預曰終累闔廬子夫差兄史以為夫差索隱謂名異而之人耳此書又以為太子定伐楚拔番而不著其年未

詳孰是都音若服虔日楚邑今襄陽也

當此之時吳以子胥白喜孫武

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於越

左傳定公十五年吳伐越句踐

大敗之闔廬傷將指還卒於陘史世家年表皆記之闔廬十九年與傳合此書但云南伐於越而略其事也何

吳越春秋卷二終

闔閭內傳第四

吳越春秋卷三

夫差內傳第五

十一年夫差

檀弓註夫音扶差初皆切穀梁註同

北伐齊齊使大夫高

氏

當是高無平時將上軍

謝吳師曰齊孤立寡國倉庫空虛民

人離散齊以吳為彊輔今未往告急而吳見伐請伏

國人於郊不敢陳戰爭之辭惟吳哀齊之不濫也吳

師即還

左傳哀公九年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十年吳子傳來復儆師是為夫差十年十一年也此

二年方謀伐齊而此書於十一年云夫差北伐齊十年云夫差復北伐齊是二年間吳再伐齊也與傳不合豈十一年吳嘗伐齊齊謝吳師不敢戰至明年復伐乃有艾陵之戰耶

此

十二年夫差復北伐齊

左傳哀公十一年公會吳子

書合史世家乃書之夫差十一年誤也

越王聞之率衆以朝於吳而以

重寶厚獻太宰嚭嚭喜受越之賂愛信越殊甚日夜

爲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胥大懼曰是棄吾也

乃敢諫曰越在心腹之病不前除其疾今信浮辭僞

詐而貪齊破齊譬由磐石之田無立其苗也願王釋

齊而前越不然悔之無及吳王不聽使子胥使於齊

通期戰之會子胥謂其子曰我數諫王王不我用今

見吳之亡矣汝與吾俱亡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齊

鮑氏而還

鮑氏鮑牧也屬其子改姓爲王孫氏欲以避吳禍

太宰嚭旣與子

胥有隙因讒之曰子胥爲彊暴力諫願王少厚焉王

曰寡人知之未興師會魯使子貢聘於吳

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恒欲弑簡公陰憚高國鮑晏

鮑叔

牙晏

故前興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患之召門人而

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常耻之夫魯父母之國也

丘墓在焉今齊將伐之子無意一出耶子路辭出孔

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

之子貢北之齊見成恒

史記子貢傳作田常

因謂曰夫魯者難

伐之國而君伐過矣。成恒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無用，士惡甲兵，不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夫吳城厚而崇，池廣以深，甲堅士選，器飽弩勁，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邦也。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恒，何也？子貢曰：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所不聽者也。今君又欲破魯以廣齊，隳魯以自尊，而君功不與焉，是君上驕。越絕驕字下有主心二字為是子貢傳同。下恣羣臣而來以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

求

卯

犯

子貢傳犯作恣者是

臣驕則爭，此君上於王有遽。

越絕及子貢傳皆王

作主遽作卻卻與隙同

而下與大臣交爭，如此則君立於齊，危

於累卵。故曰：不如伐吳。且吳王剛猛而毅，能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明於法禁，齊遇為擒，必矣。今君悉四境之中，出大臣以環之，人民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敵之臣，下無黔首之士，孤主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矣。吾去之，吳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為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請為君南見吳王，請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恒許

諾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而
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而私
于乘之魯而與吳爭彊臣竊爲君恐焉且夫救魯顯
名也伐齊大利也義存亡魯越絕義字下有在字害字上有勇在二字爲是
害暴齊而威彊晉則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
與越戰棲之會稽入臣於吳不卽誅之三年使歸夫
越君賢主苦身勞力夜以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
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不可
大越之彊不過於魯吳之彊不過於齊主以伐越而

不聽臣齊亦已私魯矣且畏小越而惡彊齊不勇也

見小利而忘大害不智也臣聞仁人不因居

越絕因居作困

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絕世以

立其義且夫畏越如此臣誠東見越王使出師以從

下吏吳王大悅子貢東見越王王聞之除道郊迎身

御至舍問曰此僻狹之國蠻夷之民大夫何索然若

不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君處故來

處字不通越絕作弔君故來與下文

弔字相應越王勾踐再拜稽首曰孤聞禍與福爲隣今大

夫之弔孤之福矣孤敢不問其說子貢曰臣今者見

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畏越且夫無報人之志

而使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

未發而聞之

子貢傳聞之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作先聞者是

也越王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

敗身辱遁逃上棲會稽下守海濱唯魚鼈見矣

國語作是

見今大夫辱弔而身見之又發玉聲以教孤孤賴天

之賜也敢不承教子貢曰臣聞明主任人不失其能

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患犯難

則使勇用智圖國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兵

強而不能行其威勢在上位而不能施其政令於下

者其君幾乎難矣臣竊自擇可與成功而至王者惟

幾乎

惟幾乎越絕作其惟臣幾乎

今吳王有伐齊晉之志君無愛

重器以喜其心無惡卑辭以盡其禮而伐齊齊必戰

不勝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騎士銳兵

弊乎齊重寶車騎羽毛盡乎晉則君制其餘矣越王

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民之衆以殘吾國殺敗吾民

鄙吾百姓夷吾宗廟國爲墟棘身爲魚鼈

國語鼈下有餌字

孤之怨吳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如子之畏父弟之

敬兄此孤之死言也今大夫有賜故孤敢以報情

越絕

作以疑請者是

孤身不安重席口不嘗厚味目不視美色耳

不聽雅音既已三年矣焦唇乾舌苦身勞力上事羣

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戰於天下平原之野正身

臂

越絕作整襟交臂

而奮吳越之士繼踵連死肝腦塗地者

孤之願也思之三年不可得也今內量吾國不足以

傷吳外事諸侯而不能也願空國棄羣臣變容貌易

姓名執箕帚養牛馬以事之孤雖知要領不屬手足

異處四支布陳爲鄉邑笑孤之意出焉今大夫有賜

矣

存亡國舉

國語舉作典

死人孤賴天賜敢不待令乎子貢

曰夫吳王爲人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慥然避位

子貢曰臣觀吳王爲數戰伐士卒不恩

國語恩作息

大臣

內引讒人益衆夫子胥爲人精誠中廉外明而知時

不以身死隱君之過正言以忠君直行以爲國其身

死而不聽太宰嚭爲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

內其身善爲詭詐以事其君知其前而不知其後順

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傷君之佞臣也越王大悅

子貢去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

子貢傳馬作示

二子

貢不受。至吳，謂吳王曰：「臣以下吏之言，告於越王。越王大恐曰：『昔者孤身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逋逃出走，棲于會稽，國爲墟莽，身爲魚鼈。」越絕鼈下有餌字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修祭祀，死

且不敢忘。何謀之敢？其志甚恐，將使使者來謝於王。子貢館五日。越使果來曰：「東海役臣勾踐之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少聞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上國。軍敗身辱，逋逃會稽。賴王賜得奉祭祀，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

而撫周室，故使賤臣以奉前王所藏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君。吏若將遂大義，弊邑雖小，請悉四方之內士卒三千人，以從下吏。請躬被堅執銳，以前受矢石。君臣死無所恨矣。吳王大悅，乃召子貢曰：「越使果來，請出士卒三千，其君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受幣許其師，辭其君，即可。吳王許諾，子貢去。晉見定公曰：『臣聞慮不預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辦，不可以勝敵。今吳齊將戰，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

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君爲之奈何定公曰何以待

之子貢曰修兵伏卒

子貢傳伏作休

以待之晉君許之子貢

返魯吳王果興九郡之兵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因過

姑胥之臺忽晝假寐於姑胥之臺而得夢及寤而起

其心恬然悵焉乃命太宰嚭告曰寡人晝臥有夢覺

而恬然悵焉請占之得無所憂哉夢入章明宮見兩

鑪

音歷鬲屬

蒸而不炊兩黑犬嗥以南兩鑪

音吳刀名

鑪山出金作刀可切玉

殖吾宮牆流水湯湯

音商流貌

越吾宮堂後

房鼓震篋篋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子爲寡人占之

太宰嚭曰美哉王之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德鏘鏘

也明者破敵聲聞功朗明也兩鑪蒸而不炊者大王

聖德氣有餘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四夷已服

朝諸侯也兩鑪殖宮牆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湯湯

越宮堂者隣國貢獻財有餘也後房篋篋鼓震有鍛

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

聲也吳王大悅而其心不已召王孫駱問曰寡人忽

晝夢爲予陳之王孫駱曰臣鄙淺於道不能博大今

王所夢臣不能占其有所知者東掖門亭長長城公

弟

越絕長城公弟
作越公弟子

公孫聖聖爲人少而好游長而好

學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王孫
駱往請公孫聖曰吳王晝臥姑胥之臺忽然感夢覺
而悵然使子占之急詣姑胥之臺公孫聖伏地而泣
有頃而起其妻從旁謂聖曰子何性鄙希睹人主卒
得急召涕泣如雨公孫聖仰天歎曰悲哉非子所知
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亡非但自
哀誠傷吳王妻曰子以道自達於主有道當行上以
諫王下以約身今聞急召憂惑潰亂非賢人所宜公

孫聖曰愚哉女子之言也吾受道十年隱身避害欲
紹壽命不意卒得急召中世自棄故悲與子相離耳
遂去詣姑胥臺吳王曰寡人將北伐齊魯道出胥門
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爲占之其言吉凶公孫聖
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死百段於王前然忠臣不
顧其軀乃仰天歎曰臣聞好船者必溺好戰者必亡
臣好直言不顧於命願王圖之臣聞章者戰不勝敗
走偉倬也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鑷蒸而不
炊者大王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黑

者陰也北者匿也兩錐殖宮牆者越軍入吳國伐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宮空虛也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爲用器但爲盲僮

越絕音作甬僮作當者是

與死人俱葬也願大

王按兵修德無伐於齊則可銷也遣下吏太宰嚭王孫駱解冠幘肉袒徒跣稽首謝於勾踐國可安存也身可不死矣吳王聞之索然作怒乃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顧力士石番以鉞鎚擊殺之聖乃仰頭向天而言曰吁嗟天知吾之冤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

以葬我以為直者不如相隨爲柱提我至深山後世

相屬爲聲響於是吳王乃使門人提之蒸丘

一名蒸山又名

陽山在吳縣西北三十里

豺狼食汝肉野火燒汝骨東風數至飛

揚汝骸骨肉糜爛何能爲聲響哉太宰嚭趨進曰賀

大王喜災已滅矣因舉行觴兵可以行吳王乃使太

宰嚭爲右校司馬王孫駱爲左校乃從勾踐之師伐

齊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興十萬之衆奉師千里百

姓之費國家之出日數千金不念士民之死而爭一

日之勝臣以為危國亡身之甚且與賊居不知其禍

外復求怨微幸他國猶治救癰

古禾切
疽瘡也

疥而棄心腹

之疾發當死矣癰疥皮膚之疾不足患也今齊陵遲

千里之外更歷楚趙之界齊爲疾其疥耳越之率病

乃心腹也不發則傷動則有死願大王定越而後圖

齊臣之言決矣敢不盡忠臣今年老耳目不聰以狂

惑之心無能益國竊觀金匱第八其可傷也吳王曰

何謂也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

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

武決勝矣然德在合斗擊丑丑辛之本也大吉爲白

虎而臨辛功曹爲太常所臨亥大吉得辛爲九醜又

與白虎并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雖小勝后必大敗

天地行殃禍不久矣吳王不聽遂九月使太宰嚭伐

齊軍臨北郊吳王謂嚭曰行矣無忘有功無赦有罪

愛民養士視如赤子與智者謀與仁者友太宰嚭受

命遂行吳王召大夫被離問曰汝常與子胥同心合

志并慮一謀寡人興師伐齊子胥獨何言焉被離曰

子胥欲盡誠於前王自謂老狂耳目不聰不知當世

之所行無益吳國王遂伐齊齊與吳戰于艾陵

齊地之

上齊師敗績吳王既勝乃使行人成好於齊曰吳王聞齊有沒水之慮帥軍來觀而齊興師蒲草吳不知所安集設陣爲備不意頗傷齊師願結和親而去齊王曰寡人處此北邊無出境之謀今吳乃濟江淮踰千里而來侵我壤土戮我衆庶賴上帝哀存國猶不至顛隕王今讓以和親敢不如命吳齊遂盟而去吳王還乃讓子胥曰吾前王履德明達於上帝垂功用力爲子西結彊讐於楚今前王譬若農夫之艾漢書項羽傳斬將艾旗賈計策若艾草菅並音刈殺四方蓬蒿以立名于荆蠻斯

誼

與刈同

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耄而不自安生變起詐怨惡而出出則罪吾士衆亂吾法度欲以妖孽挫衄吾師賴天降哀齊師受服寡人豈敢自歸其功乃前王之遺德神靈之祐福也若子於吳則何力焉伍子胥攘臂大怒釋劍而對曰昔吾前王有不庭之臣以能遂疑計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所患外不憂此孤僮之謀非霸王之事天所未棄必趨其小喜而近其大憂王若覺寤吳國世世存焉若不覺寤吳國之命斯促矣員不忍稱疾辟易乃見王之爲擒員誠前死掛胥

傳作 扶 吾目於門以觀吳國之喪吳王不聽坐於殿上

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怪而視之羣臣問曰王何所見王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子胥曰如王言將失衆矣吳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不祥王亦亡矣後五日吳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羣臣見乎曰無所見子胥曰王何見王曰前日所見四人今日又見二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子胥曰臣聞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吳王置酒文臺之

上羣臣悉在太宰嚭執政越王侍坐子胥在焉王曰寡人聞之君不賤有功之臣父不憎有力之子今太宰嚭爲寡人有功吾將爵之上賞越王慈仁忠信以孝事於寡人吾將復增其國以還助伐之功於衆大夫如何羣臣賀曰大王躬行至德虚心養士羣臣並進見難爭死名號顯著威震四海有功蒙賞亡國復存霸功王事咸被羣臣於是子胥據地垂涕曰於乎哀哉遭此默默忠臣掩口讒夫在側政敗道壞諂諛無極邪說僞辭以曲爲直舍讒攻忠將滅吳國宗廟

既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荆棘吳王大怒曰老
臣多詐爲吳妖孽乃欲專權擅威獨傾吳國寡人以
前王之故未忍行法今退自計無沮吳謀子胥曰今
臣不忠不信不得爲前王之臣臣不敢愛身恐吾國
之亡矣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大王誅
臣參於桀紂大王勉之臣請辭矣子胥歸謂被離曰
吾貫弓接矢於鄭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於斯前王
聽從吾計破楚見凌之讐欲報前王之恩而至於此
吾非自惜禍將及汝被離曰未諫不聽自殺何益何

如亡乎子胥曰亡臣安往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
使人賜屬鏤之劍屬鏤劍名鏤力俱切又力侯切子胥受劍徒跣褰

裳下堂中庭仰天呼怨曰吾始爲汝父忠臣立吳設
謀破楚南服勁越威加諸侯有霸王之功今汝不用
吾言反賜我劍吾今日死吳宮爲墟庭生蔓草越人
掘汝社稷安忘我乎昔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爭之
卒得汝之願公子多怨於我我徒有功於吳今乃忘
我定國之恩反賜我死豈不謬哉吳王聞之大怒曰
汝不忠信爲寡人使齊託汝子於齊鮑氏有我外之

心急令自裁孤不使汝得有所見子胥把劍仰天歎

曰自我死後後世必以我爲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

與龍逢比干爲友遂伏劍而死左傳哀公十一年吳王賜子胥屬鏤以死

是爲夫差十二年此書載其事於十三年或者吳王子胥十二年使齊十三年反役左氏連書之耳

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之器子胥傳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爲鴟夷

夷槥投之於江中言曰胥汝一死之後何能有知卽

斷其頭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炙汝肉飄風飄汝眼

炎光燒汝骨魚鼈食汝肉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

棄其軀投之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

崩岸於是吳王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

乃髡被離而刑之王孫駱聞之不朝王召而問曰子

何非寡人而不朝乎駱曰臣恐耳曰子以我殺子胥

爲重乎駱曰大王氣高子胥位下王誅之臣命何異

於子胥臣以是恐也王曰非聽宰嚭以殺子胥胥圖

寡人也駱曰臣聞人君者必有敢諫之臣在上位者

必有敢言之交夫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

得爲前王臣吳王中心悞然悔殺子胥豈非宰嚭之

讒子胥而欲殺之駱曰不可王若殺嚭此爲二子胥

也於是不誅

十四年夫差既殺子胥連年不熟民多怨恨吳王復

伐齊闕

闕義與掘同左傳闕地及泉是也國語解闕穿也

爲闕溝於商魯之

間北屬蘄

國語作沂者是

西屬濟欲與魯晉合攻於黃池之

上恐羣臣復諫乃令國中曰寡人伐齊有敢諫者死

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

之恐懼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旦懷丸持彈從後

園而來衣袷

袷當作洽沾也

履濡王怪而問之曰子何爲袷

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後園聞秋蛸之聲

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撓撓長吟悲

鳴自以爲安不知螳螂起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

形夫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

枝陰跚跚微進欲啄螳螂夫黃雀但知伺螳螂之

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踰蹠飛丸而集其背今臣但

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炤其旁闇忽炤中陷於深井

臣故袷體濡履幾爲大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過

於斯但貪前利不覩后患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

者魯承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抱德無欲於隣

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

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

死士出三江之口

三江一說松江錢塘浦陽江也吳郡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

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為三入五

江今其地亦名三江口

即范蠡乘舟所出之地

湖之中

五湖一說貢湖遊湖胥湖梅梁湖金甌湖也

韋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滬湖就太湖而五虞

翻云太湖之水通五道謂之五湖屠我吳國滅我吳宮天下之危莫

過於斯也吳王不聽太子之諫遂北伐齊越王聞吳

王伐齊使范蠡洩庸率師屯海通江以絕吳路敗太

子友於始熊夷

始當作姑國語敗王子友於姑熊夷韋昭解姑熊夷吳郊也

通江

淮轉襲吳遂入吳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

即餘皇舟也

吳

敗齊師於艾陵之上還師臨晉與定公爭長未合邊

候吳王夫差大懼合諸侯謀曰吾道遼遠無會前進

孰利王孫駘曰不如前進則執諸侯之柄以求其志

請王屬士以明其令勸之以高位辱之以不從令各

盡其死夫差昏秣馬食

音飼

士服兵被甲勒馬銜枚出

火於造閭行而進吳師皆文犀長盾扁諸之劍

闔廬既鑄

成于將莫耶二劍餘鑄得三千並號扁諸之劍

方陣而行中校之軍皆白裳

白髦素甲素羽之矰

短矢韋昭曰矢名

望之若茶

周禮望而眡之欲其

茶白也註韋韋遠眡之當如茅莠之色詩有女如荼箋茶英茶也孔氏曰茶是茅草秀出之穗英是白貌

王親秉鉞戴旗以陣而立左軍皆赤裳赤髦丹甲朱

羽之矰望之若火右軍皆玄裳玄與黑甲烏羽之矰

望之如墨帶甲三萬六千鷄鳴而定陣去晉軍一里

天尚未明王乃親鳴金鼓三軍譁吟以振其旅其聲

動天徙地晉大驚不出反距堅壘乃令童褐請軍

國語

作董褐請事董褐晉大夫司馬演也請問也

曰兩軍邊

國語作偃

兵接好日中

無期今大王越次而造弊邑之軍壘敢請辭故

國語辭作

亂謂先期亂次之故

吳王親對曰天子有命周室卑弱約諸侯

貢獻莫入王府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所

振懼遣使來告冠蓋不絕於道始周攸負於晉故忽

於夷狄會晉今反叛如斯吾是以蒲服就君

史記范雎傳膝

行蒲服詩匍匐救之檀弓作扶服其義皆同言盡力也

不肯長弟徒以爭疆孤

進不敢去君不命長為諸侯笑孤之事君決

決字疑徐

今其不得事君命

命字當作亦

在今日矣敢煩使者往來

孤躬親聽命於藩籬之外童褐將還吳王躡左足與

褐決矣及報與諸侯大夫列坐於晉定公前既以通

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
嫡子死否則吳國有難大則越人入不得還也其意
有愁毒之憂進退輕難不可與戰主君宜許之以前
期無以爭行而危國也然不可徒許必明其信趙鞅
許諾入謁定公曰姬姓於周吳爲先老可長以盡國
禮定公許諾命童褐復命於是吳王愧晉之義乃退
幕而會二國君臣並在吳王稱公前國語前字下有歆字晉侯
次之羣臣畢盟吳既長晉而還未踰於黃池越聞吳
王久留未歸乃悉士衆將踰章山章山即禹貢所謂
方在江夏鄱竟

陵縣東北今
荆門長林縣

濟三江而欲伐之吳又恐齊宋之爲害

乃命王孫駱告勞于周曰昔楚不承供貢辟遠兄弟

之國吾前君闔閭不忍其惡帶劔挺鉞與楚昭王相

逐於中原天合其忠

國語
作哀

楚師敗績今齊不賢

國語
作鑒

於楚又不恭王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差不忍其惡

被甲帶劔徑至艾陵天福於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

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時歸吳不熟於

歲遂緣江沂淮

緣當作沿順流而
下沂逆流而上

開溝深水出於商

魯之間而歸告於天子執事周王答曰伯父令子來

乎盟國一人則依矣余實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福周室何憂焉乃賜弓弩王胙以增號諡

已上所記與國語大同小異惟太子友之諫國語不載

吳王還歸自池

池字上常有黃

息民散兵

二十年越王興師伐吳吳與越戰於檣李吳師大敗軍散死者不可勝計越追破吳吳王困急使王孫駱稽首請成如越之來也越王對曰昔天以越賜吳吳不受也今天以吳賜越其可逆乎吾請獻勾甬東之地

勾甬

甬江東東境也杜預曰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今鄞縣境句音勾又九具切

吾

與君爲二君乎吳王曰吾之在周禮前王一飯如越王不忘周室之義而使爲附邑亦寡人之願也行人請成列國之義惟君王有意焉大夫種曰吳爲無道今幸擒之願王制其命越王曰吾將殘汝社稷夷汝宗廟吳王默然請成七反越王不聽

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復伐吳

魯哀公十二年十七年越一再伐吳二十年越

圍吳皆夫差十四年十八年二十一年事此書皆不載史於夫差二十年書越復伐吳乃哀公十九年也傳止云侵楚誤吳杜預解誤吳使不爲備初無伐吳事此云越復伐吳卽哀公二十二年傳書越滅吳之也吳國困不戰士卒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

羣臣遁去晝馳夜走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

即陽山別

名胸中愁憂目視茫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饑顧得生

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是

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倥偬也

王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胥山

在吳縣西四十里子胥傳云吳王取子胥

屍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寰宇記亦同西坂中可以匿止

王行有頃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曰

何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糞種之物

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

生瓜起居道傍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歎曰

子胥所謂且食者也謂太宰嚭曰吾戮公孫聖投胥

山之巔吾以畏責天下之慙吾足不能進心不能往

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避乎王曰然曾無所

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卽有應吳王止秦餘杭山

呼曰公孫聖三反呼聖從山中應曰公孫聖三呼三

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返乎寡人世世得聖也

得字下當有事字越絕云今寡人得邦誠世世相事須臾越兵至三圍吳范蠡

在中行左手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吳王書其矢而

射種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相國蠡急而攻大夫種書矢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越君勾踐下臣種敢言之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勾踐敬天而功既得返國今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吳有大過六以至於亡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直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言輕而讒諛妄語恣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返逆行無

僭侈之過而吳伐二國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

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大

過五也昔越親戕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伐之不

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爲大患大過六也

徐天祐曰夫差惑於宰嚭

之言忘父之讐釋越不讎爲不孝然在越則幸矣越欲責吳若曰囚辱吾君與君夫人使莖芻養馬給水除糞猶爲有辭今而曰越之罪莫大焉而以吳赦越爲大過種也無乃失辭乎越王謹上刻

青天敢不如命大夫種謂越君曰中冬氣定天將殺

戮不行天殺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今圖吳王將

爲何如大夫種曰君被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仗屈

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越王曰：諾。乃如大夫種辭。吳王曰：誠以今日聞命，言有頃。吳王不自殺，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忍辱厚耻也！世無萬歲之君，死生一也。今子尚有遺榮，何必使吾師衆加刃於王？吳王仍未肯自殺。勾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臣之位，不敢加誅於人主。願王急而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留。越王復瞋目怒曰：死者人之所惡，惡者無罪於天，不負於人。今君抱六過之罪，不知愧辱而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太息，四顧而望，言曰：諾。乃

引劍而伏之死。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爲臣不忠，無信。

亡國滅君，乃誅嚭并妻子。

吳世家曰：越王滅吳，誅太宰嚭。越世家亦曰：越王乃

葬吳王而誅太宰嚭。此書又云：并誅其妻子。則吳王之自殺也，嚭亦同時就誅矣。徐天祐曰：愚按越滅吳

之後二年，是爲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將妻公而多

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然則吳

之亡也，嚭遂而越夫固無恙也。史世家及此書所載

何其與左氏相戾也。且嚭貪而佞，至於亡國，喪君死

有餘戮。越人旣生之，又從而信任之，豈以其實嘗私

越而不以其不忠爲罪耶？漢丁公之戮，可以教天下

之爲人臣者。越

於是乎失刑矣。吳王臨欲伏劍，顧謂左右曰：吾生旣

慙死，亦愧矣。使死者有知，吾羞前君地下，不忍覩忠

臣伍子胥及公孫聖，使其無知，吾負於生死，必連繫

國語組字上有結字組以單吾目恐其不蔽願復重羅繡三幅

以為掩明生不昭我死勿見我形吾何可哉越王乃

葬吳王以禮於秦餘杭山卑猶越絕曰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位近太湖

去縣十七里索隱曰猶亭亭名卑猶位三字共越王

為地名吳地記曰餘杭山一名卑猶山是也越王

使軍士集于我戎之功人一隰越絕隰土以葬之宰

嚭亦葬卑猶之旁越絕言宰嚭之死者五曰擄夫差

妻子曰殺夫差而戮其相曰殺太宰嚭戮其妻子曰

禽夫差而戮太宰嚭與其妻子又曰三臺者嚭妻子

死所也常疑越絕書非子貢作特後人托名耳行以

知其非子貢作越絕內傳於說陳成恒之事終之曰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姜晉霸越楚也斯言也乃

後之人多其功是非子貢之言也且他文亦不類二

者所載未必盡實宰嚭得保首領以沒蓋幸而免前

既備論之矣此書謂亦葬卑猶之旁豈其後嚭死於

越而返葬於吳耶然吳時諸家墓如巫臣要離

干將之類皆其載圖志獨不及宰嚭家何也

夫差內傳第五

吳越春秋卷三

終

110X
567
100
21